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二十七輯



政协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

莆田文史資料

第二十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
2001年11月

目 录

解放前夕在莆田游击区完成的一次特殊任务	朱 旭 林玉聚(1)
莆田县妇女参加革命活动纪略(1919—1937) ...	刘凤莺 整理(11)
解放后莆田工业发展概况	赵有为 陈文珍 黄国铸(16)
参加省农业区划莆田县试点工作的忆述	蔡 麟(99)
莆田县土普工作概述(1979—1980)	方光杜(109)
政协莆田县第九届委员会工作纪实	林兰英(114)
莆田县二轻机械工业发展的回顾	陈金锁(123)
莆田县竹器加工业发展的概况	陈金锁(130)
莆田县开展奖售情况简介	郑甲麟(133)
计划经济时期的莆田广告	傅绍良(135)
建国初期参与全省林产化工工作记述	涂元尧(140)
莆田侨中的巨变	莆田华侨中学(143)
哲理旋风 席卷八闽	林仁荣(146)

莆田第七中学概略	刘文坤(150)
白沙小学的创办与发展	郑大成(155)
华亭一中的变迁	吴家麟(159)
常太中学今昔谈	余德春(162)
笏石农业中学创办始末记	郭大卫(165)
“牛棚”生活	康永福(167)
下放小记	蔡 麟(175)
黄石纪事	吴文如(185)
记著名鼓师方亚鲁	贤 书 整理(189)
我所知道的福建新报社	郭亦孚(191)
刘维和两次被抓丁的经过	黄黎强(194)
莆田姓氏渊源及其入莆的简述(八)	郑景樵(197)

解放前夕在莆田游击区 完成的一次特殊任务

□ 朱 旭 林玉琛

1949年春夏期间，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第3团队第1大队第1中队，是由中共莆田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下同）直接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人枪有百余。

7月初，第1分队开进沿海珠江一带去开辟新的游击区；于是留下的一个中队，实际上只有2个分队，80人左右，此时，主要活动于山区的广宫、新县、白沙、澳柄、南坛等一带。7月下旬，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的先头部队会师后，主要担负侦察、向导、筹粮、保卫县工委机关及迎接解放大军等的一系列任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虽然任务十分繁忙，生活十分艰苦，但全队斗志旺盛，情绪高涨，在执行任务中，不断受到表扬，是一支能拼能战的队伍。

8月15日上午，接到命令，要我们整装待发，午饭后，即跟随县工委机关向北行进。记得在趟水过溪时，雨大流急，水深过膝，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里是福清县的“一都”啦！这条溪是“十八重溪”啦！当夜，在溪北的一个小山村里驻脚，大家都很困，就地躺着打盹。约在三更时刻，草草地吃了一顿饭，又摸黑前进，当我们进入福清县东张镇街道时，东方尚未破晓，只见一家豆腐店正忙着磨豆浆。老百姓们说：反动派刚刚出逃，丢下的被窝还是热的。

我们开始急行军，可能是要去打福清县城。果然命令下来，要我们向宏路方向攻击前进。不久，就听到枪炮声不断，大家很兴奋，边跑步边喊“打响了！打响了！”“要快步前进！”“要快步前进！”当我们进到宏路时，战斗已结束，只见路上是敌军死尸和躺在地上

呻吟的敌伤兵，打头阵的解放军已陆续向福清县城关去了！烈日当空，十分炎热，但我们的心更热，以能参加解放福清县的行列感到无尚的光荣！

中午，我们进入福清县城，抵达县政府门口时，看到地上尽是散落的用毛边纸抄写的公文。在山区时，有抽烟习惯的游击队员常常因找不到卷烟纸而苦恼，只好找干树叶来替代，当见到满地都是纸张时，就赶忙拾起来，宝贝似地塞进背袋中去，以备抽烟之用。正好被中队长张凤发现，他大声喊叫：“都已经解放了，还怕没有烟纸，不要像饿鬼似地乱拿这些东西，究竟有没有用还不知道哩！”这么一说，大家就不再去拾了。

吃午饭时，街上已看不到大队人马了，可能已经打到海边去了。大家又唧唧嚷嚷了，都要求赶快行动起来，打回老家去，去解放莆田县城，活捉陈文照（国民党在莆田的最后任县长）。大家正在洗碗时，司号员吹了紧急集合号，因游击队一直处在高度戒备状态，所以动作十分迅速，一听到号声，就立即集合起来，队形整齐地等待命令。

林汝梁政委走到队前，充满胜利的信心，也自认为是要去解放莆田县城，大声喊：“同志们，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解放莆田县城，好不好啊！”队员们雷鸣般地齐声回答：“好！”林笑着作了必要的布置，要大家不怕疲劳地大步前进。

中午行军，又是崎岖小道，还要翻山越岭，个个汗流浹背，但个个斗志昂扬，不愿停步休息，边走边高唱“打进莆田城，活捉陈文照”等自编的鼓舞士气的歌声，口号声中好像脚底也生了风，步伐特别轻快！

下午2时许，到达渔溪，我们在路西的村落里休息，一会儿，传下了命令：“就地待命，”也就是说不允许继续南进，这真是大家的预料。当张杨苞分队长走过来时，大家就围着他问：“为什么

停下来，为什么不赶快去打莆田县城。”有的同志还说：“这下阿坤（就是率领第1分队到莆田沿海去开辟新的游击区的大队长张坤）肯定会先去攻打莆田县城了！”大家心头上的疙瘩一时实在解不开。

阿坤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共产党员，是革命队伍中的传奇式的人物。国民党反动派曾出重金要买他的脑袋，但他却在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好像跟着他走，虽然要冒风险，但总感到跟着他是会打胜仗的。游击队员中都在传说，在多年的斗争中，无论是在濞溪桥伏击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处长，袭击在城内的国民党保安团团部，三度拔除国民党常太乡公所等等的战斗中，他都起了特殊作用，因此，这时候就联想到这位身先士卒、敢打敢拼的大队长肯定会一举攻下莆田县城。

张杨苞也是农民出身的作战勇敢的硬汉子，也是个急性子，他听后瞪起双眼说：“叫你们冲锋就冲锋，叫你们待命就待命，你们胡猜瞎说，一派游击习气！”他这么一讲，大家就静下来了。但不知道是谁又冒出来了，说：“他说我们急。其实他比我们都急，急得头上都冒出烟了……。”阿苞有个习惯，热时老爱脱下军帽来擦头和脸上的汗，大家随着话音朝他看去，果然，他正好抓住帽子在猛擦头上、脖子上的汗，对他来讲，帽子可以当手帕，去擦他留短发的脑袋，又可当扇子，扇风取凉。这天下午，我们只好席地“待命”了！

接受新任务 重返游击区

8月17日中午，接到通知，要朱旭到林汝梁同志处开会，朱到时，张杨苞已先到了。

林招呼我们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要交给你们二人一项重要的任务，想先同你们谈谈。”然后他简要地对面临的形势作

了分析,他说,现在形势极好,解放军已完成了对福州的大包围,敌人要成了瓮中之鳖了。我们在这里待命,就是要堵住任何敌人企图南逃的路子,大家不要焦急,一旦命令下达,我们一定会去解放莆田县城,这点要同战士们讲清楚。突然他把话题一转,就说:今天,游击区的同志来汇报,说我们出来了,而敌人的残余部队却溜进山里去,他们还在扰民、抢东西,也可能是从山区找出一条南逃的道路。所以我们决定在你们中队抽出一个分队,加以补充,配足枪支弹药,成为一支能独立同敌人打仗,又能作群众工作的独立分队。我们反复考虑,就把任务交给你们第3分队,由张杨苞任队长,朱启坚(朱旭的原名)任政治指导员。要加派陈德鳌任副队长,林玉琛任事务长,陈、林两人是山区澳柄村人,对山区的情况熟悉,又有许多熟人,可以配合你们多做群众方面的工作。他停了一会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提出来。阿苞首先发言,要求把第2分队的捷克式机枪暂借过来给我们用,以加强火办。林表示同意。

朱旭也发了言,他是1948年8月加入城工部地下党,进入闽中游击队时受过审查,而且按照规定政治指导员一职是要由党员来担任的。所以,朱就问:“小许同志,那么我的党籍该怎么办呢?”小许同志是闽中游击支队副政委林汝楠的亲弟弟,老许、小许是他们兄弟在党内的化名,在游击队无论是什么人,都是亲切地用他们的化名来称呼他们。林听后,坦诚地对朱说:城工部的党籍是不能承认的,但你到游击队后,一直表现很好,经得起党的考验,党是完全信任你的,才把这副重任交给你,至于你重新入党的要求,我会交代大队党支部尽快办理的。

接着,陈德鳌、林玉琛也进来了,林又重新讲了一遍,特别是交待了应掌握的政策,宣传执行解放军入城布告,以及如何对待俘虏的政策等。又根据陈、林两人的建议,从第2分队中调过来几位出

身山区、作战勇敢的队员，于是独立分队包括通讯员、司号员、炊事员等，达到40多人。这在当时算是游击队中的精锐部队了！因为，朱是指导员，林给他一支旧三号左轮枪，但只有3发子弹，并笑着说，你将就着用吧！你手中的步枪就给其他人用吧！后来，我们从敌人手中缴来了一支崭新的美式卡宾枪，就留下给朱用了！

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已是下午4时许，我们提前吃了晚饭，就连夜开拔，沿着向西去的山路朝新县、广宫方向前进，半夜来到了广宫。次日，我们即派出几位队员，化装为老百姓，出去了解敌情，并布置庄边村的民兵配合查找敌人踪影。我们坚持按照林政委的指示：依靠群众，搜索前进，而后进驻澳柄宫，扼守这一通向莆田县城的山区战略要道，阻断残敌南逃，也可堵住城、涵敌人窜到山区来。

独立分队进驻澳柄宫后，林玉琛同志即带领几个战士到澳柄村筹措粮草，开办分队伙食，解决同志们的食宿等问题。

政策攻心 逼敌投诚

数天后，陆续有发现敌踪的消息，但说法不一，有的说一股有百人左右，有的说共有二、三股。由于敌人采取夜行日躲的办法以避开我方之视线，且山区夜间特别黑，所以搞不清准确的人数及武器装备情况。不过我们分析，可能只有一股，因为这股残敌已在多处出现，老百姓就误以为有好几股了，老百姓还反应：由于敌人饿了好几天，每到一处都向老百姓讨吃的，老百姓害怕，就四散而逃，他们盼望我们尽快前去消灭这股残敌。

记得是8月22日中午，我们在白沙方向发现敌情，老百姓报告：有一小股装备精良的敌军残部向澳柄村靠近。我们一方面西做好作战准备；另一方面，派出侦察员由陈德鳌同志带领靠近敌人，

以进一步摸清敌情。约半个多小时,我们侦察员回来报告,陈德鳌已同敌人接触,来者系交通警察(国民党的特务武装)约10多人,全副美式装备,为首的是个湖南籍的军官,他向陈德鳌提出,要举行“起义”,要求同我方“谈判”。

听了汇报后,阿苞就同朱旭商议办法,我们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方案,是要他们投诚,和平解决,这是上策;第二方案是拉开包围圈,若敌人不投降,就设法先扣住为首的军官,使之失去指挥,再歼灭之。但我们分析,敌已孤立无援,又饿了多天,南逃的主要通道又被我方先期占领,南逃没希望,提出“起义”要求可能是真的。我们认为可以同对方接触,宣传政策,逼敌投降。

经过联络,对方要求各派一位代表,在澳柄村和白沙村间坞岭一个小茶水站“谈判”。于是我方决定,由朱旭同志作为代表同对方代表谈判,但敌方代表必须先到茶水站等候。考虑到交通警察是特务武装,一向凶残顽固,不可大意,所以来去时带了一名警卫,阿苞则指挥全体队员摆成两道阵地,埋伏在茶水站约100米处。阿苞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如敌不投诚,由朱举右手为信号,准备打;二是如敌人同意投降,则我第一道线准备让出一条通道,引其进入后,由第二道部队包围住他们,解除对方武装。

当朱旭到达茶水站时,敌军官马上向朱敬礼,并向朱报告他们的番号(已记不住了)以及他的军衔、职务、人数。他自称是少尉副排长,湖南人,全队原有几十号人,有的在途中逃离,故只剩下14人。此人30多岁,左脸有一道伤疤,口嘴流利,善于言词,估计是隐瞒了真正的军衔和职务,当时,朱不想去查究真伪,也没有必要,所以直截了当地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接着提出了四个要求,即:一给他们以“起义”待遇;二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三批准他们返回各自家乡,发给回乡路费及备查用的路条;四是武器弹药要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并由解放军发给回乡之证书等。

朱听后，感到此人不简单，这四条决不可能是一个少尉副排长能提得出来的，于是十分严肃地作了回答。朱说，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你们只能向我方投诚，而不是“起义”；二是我们这支游击队，是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纵队的组成部份，有权接受敌军投诚，所以你们必须放下武器，向我游击队投诚，这两点是不能改变的。朱还告诉他们，如同意，你们就算是走上光明大道，成为人民的一部份，如不同意，则等待你们的将是灭亡。

他们想讨价还价，朱表现出不耐烦之状，转过身要走，张杨苞看朱转过身来，误以为是谈不成了，就手举驳壳枪从埋伏处走出来，用莆田话问：“怎么样？”大概敌人被阿苞吓住，以为是我方要进攻了，就赶快说：“请长官留步，让我回去同弟兄们商议一下再作最后答复吧！”朱表示同意，说：你们可以去商量，但只限一刻钟。于是朱也回到队伍中来，同阿苞通了气，阿苞完全赞同朱的意见。

过一会儿，对方又回到茶水站，朱也慢慢地走过去，他又向朱敬了礼，并说：弟兄们都同意你方的条件，愿向贵方投诚，把武器交给你方指定的人员。到了此时，朱就伸出手去，同他握手，说了欢迎投诚之类的话，但紧接着提出具体要求：1、枪膛内的子弹必须全部退干净；2、枪要倒背，枪口向下；3、你们的人要跟在你（指敌军官）的后面，一个跟一个，不能乱等等。他均表示接受，随着列队进入我方的包围圈，他们卸下武装时，我们都给他们鼓了掌。林玉琛同志还对枪支弹药逐项作了登记，并交代炊事员作了顿好饭给他们吃，他们饿了好几天，吃起来真是狼吞虎咽。

在点交武器弹药的过程中，有个小插曲。他们中有人怕我方搜腰包，暗中把身上的二包金银等藏入我方战士们睡觉的地铺稻草之中，被我方战士发现后，上交给队长。经查清此物属他们的，即如数交还，对方十分感动，一再赞扬游击队同解放军一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大约在夜间7时许,我们派出一个班,由陈德鳌同志带领,送他们一行去莆田县城,移交给莆田县人民政府。林汝梁县长高兴地听了陈的汇报,他高度赞扬独立分队在山区独立开展的各项工作。并说: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正确地对敌残部进行政策攻心,妥善地处理敌残部的投诚事宜,并以敌人之武器武装自己,又有效地保护了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了我游击队的威信,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等等。他又指示在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及武装好当地的民兵之后,即可回县城接受新的任务。

陈德鳌回来传达后,大家情绪特别兴奋,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莆田县城去!

8月24日上午,晴天无云,我们把澳柄宫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同当地的干部、民兵、群众告别,在群众的热情掌声中,全队依依难舍地离开这块充满着游击队员们足迹的红土地,翻过澳柄岭,朝着莆田县城进发了。

中午,我们到达延寿村,这是地下工作时期设过交通站的基点村,张杨苞的家就住在这里。延寿溪水从村中流过,水清见底,溪两旁全是荔枝树,亭亭玉立,十分好看。我们吃过中午饭,在延寿桥稍微休息,又整队沿溪边小道南进,靠近城涵公路时,见到了连绵不断的解放军队伍,多路纵队地向莆田县城方向前进,路上尘土飞扬,歌声嘹亮,十分壮观。路旁的荔枝树里,无数解放军席地而坐,正在休息待命之中,

阿苞皱着眉头说:“部队真多,但我们已找不到可走之路了。”我们只好就地站立,等待机会挤出一条路来。解放军看到我们时,都为我们鼓掌,有的同志称赞:“这支游击队的武器真漂亮!”有的同志问我们武器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当我们的人说出来由时,他们还竖起大拇指:“好样的!”有的还借朱的卡宾枪细看,说是他曾见过不少卡宾枪,而这一把是最漂亮的了。也正因此解放军主动

让出一条道，让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在他们的夹缝中挤走过去。

进入公路后，就同部队人马并肩前进，下午3点多，我们整顿了军容，然后以整齐的步伐开进莆田县城。到达县人民政府大门口时，好多群众和先期入城第2分队的同志们在欢迎我们，掌声雷动，当我们看到挂在大门口的“莆田县人民政府”的大牌时，已是热泪盈眶，才真正认识到，我们胜利了！人民自己的政府成立了！从此莆田要由人民来当家作主人了！我们游击队在大队内席地休息，阿苞、朱旭、陈德鳌、林玉琛4人一道到林汝梁同志处报到了。

再接新任务 组建县大队

林汝梁政委当上了首任县长，但他仍然穿着黑色的游击队服装，腰间仍然佩带他那把左轮手枪，他是个高个子，十分威武。

当他见到我们时，就快步向前同我们握手，并连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你们为人民立了功！”他招呼我们在那小小的办公室中坐下，开始由我们作了汇报。

林有个十分突出的优点，他为人和蔼厚道，办事谨慎细心，讲话轻声细语，听汇报时常常 脸露微笑且轻易不插话，等我们讲完，他才开始发表总结性的讲话和指示。他说，现在人民的政府成立了，但百事待兴，要做的事很多，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支县的武装，来保卫人民胜利的果实，来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这支队伍称莆田常备大队（后改称为警备大队），一个大队必须有2个以上中队才能成立，你们回来很及时，我们决定抽8个人来负责组建这个县大队，这8个人是：张凤、蔡光鼎、许志谅、张杨苞、林貽荣、曾文胡、关文龙、朱旭。由张凤任副大队长，蔡光鼎任副政委，许志谅任参谋长。他要朱旭、曾文胡、关文龙一道去组建第2中队，张杨苞、陈德鳌2人仍留在第1中队工作，林玉琛调任莆田县人民政府事务

长。

林汝梁脸转过来,对朱旭同志说:“你表现很好!我们完全信任你!原想让你去接管报社,但阿凤要求把你留下,你要去扩军,到农村、学校中去动员人们参军,你要大胆地工作,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果然不到一个月,第2中队就正式成立了,驻扎在城内的青年服务社(即凤山寺)内,10月底,大队正式成立。

当时,大队8个人连同军医、通讯员一道到莆田名胜之一的东岩山上去拍下了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张大队成立的集体照片。其中除了4位同志穿上黄色军装外,其余同志包括朱旭在内,仍然穿着黑色的游击纵队服装。几年前有一次,原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闽浙赣游击纵队副政委左丰美看这张照片高兴地说:“穿福建游击队服装的照片,恐怕全省只有这一张了。”他认为十分难得,也十分珍贵。

2000年2月

莆田县妇女参加革命活动纪略

(1919—1937 年)

□ 刘凤莺 整理

早在“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时，莆田县各学校女学生就参加集会游行。她们身穿着学生制服，左胸处印有“抵制日货”或“禁用日货”字样，并各执小旗一面，沿途高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歌儿。同时，她们还三五成群，挨家挨户推销国货，并集资组建国货公司。

1926 年 5 月 30 日，莆田县各界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莆田县党团混合支部发动学生、群众 2000 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其中妇女有三四百人。队伍到达设在中山堂的旅部时，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抵制洋货！”等口号。从此，咸益女子中学学生郭晓云、吴凤莺等参加陈国柱同志组织的读书会，经常阅读进步书刊。

6 月，中共莆田支部派陈德来到咸益利用其妹妹、学生陈玉治的关系开展工作。8 月，郭晓云、吴凤莺、陈玉垂等 3 人加入共青团组织，并建立了团支部，由郭晓云负责。郭还做好友萧秀英夫妇的思想工作，帮助党支部在萧家建立联络点。

11 月下旬，北伐军入莆，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群众在旧衙门前广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咸益和铸益、培德小学女生在会上表演了歌舞。

12 月初，中共莆田特别区委成立，郭晓云为领导成员之一，并负责妇女工作。接着，在咸益建立莆田县第一个妇女党支部，郭晓云任书记。下旬，建立莆田县妇女解放协会，党内由李培兰负责，

公开由城东小学教师陈香冰负责,委员有郑金秀、李培兰、陈香冰、程雪钗、陈瑞玉、郭晓云、曾珍美等。

北伐军光复福州后,在福州举办第一期党政干部训练所,李培兰参加了学习。

1927年,1至3月,全县建立了基层农会300多个,会员达十万人。其中,妇女会员占4万多人。山区的新县、瑞云、东泉、溪西,沿海的前沁、珠江、渚林、忠门,城内的城东、咸益、铸益、培德等校和圣路加医院也都建立了妇女革命组织。

8月,涵江中学女生黄香珠、方少霞等加入了共青团。

1928年夏,郭晓云、吴凤莺毕业后,分配到妇女传道学校工作。两年中,她们写印、散发许多革命传单和标语,并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郭晓云还利用跟校长到上海参加教会活动的机会,为地下党传送秘密文件。冬,郭晓云又到江口,以组织妇女学文化等形式开展革命工作。

11月,陈兆芳率领沿海游击队到东度列宁小学集中,国民党正在派兵包围,幸得农妇王金治的及时报告,才得脱险。

1929年春,城东小学女教师林清河参加革命工作后,并在黄石西洪村自己家里设立地下联络站,直至解放。

1930年7月,邓子恢来到莆田,介绍了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婚姻法令之决议》和闽西工农民主政府制定的《婚姻条例》,号召妇女起来同封建礼教作斗争。

秋,苏华(城东小学教师)、林清河、曾嫫亭(莆中学生)、杨文淑、黄春治等参加互济会,苏任组长。每星期到西洪林清河等家里学习、开会。

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第23军第207团驻扎在白沙澳柄虎井村。当地妇女在党支部书记陈蒲川妻子黄有的带动下,做好后勤各项工作。8月24日,林寿国派兵对澳柄根据地进行了“剿办”。一时,

男人们不能返回家园，妇女们克服重重困难，恢复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的斗争。

12月9日，新县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蔡珠、陈正斜任妇女会正、副主席，会员近20人。主席马备的母亲马勇妹不但积极支持儿子参加革命，还献出了几十担粮食，被人称为革命的好妈妈。外坑反“围剿”斗争失败后，陈天章不幸被捕牺牲，他的妹妹被抓走卖掉，叔叔离乡病故，婶婶陈三妹继续坚持革命，当了地下交通员。

1931年7月，苏华入党后，又吸收黄春治、杨文淑、曾娉亭、郑淑英等入党，建立莆田县第二个妇女党支部，苏华任书记。她们以城东小学为基点，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活动，还利用节假日，到城郊、渠桥、黄石、笏石等地组织妇女参加秘密农会，在农会中设立妇女小组，发展女党员，宣传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2年4月，莆田县委决定建立县委秘密机关，调苏华到机关工作。当时，县委书记吴梅（王于洁的化名）与苏华、团县委书记蒋声（调团省委工作）与杨文淑、县委委员王纪修与曾娉亭均以假夫妻的名义作掩护，分别到涵江、福州、笏石等地开展工作。

7月，苏华被吸收为县委委员，兼任妇女部部长。当时，全县妇女工作搞得很活跃，城乡凡有农会组织的都建立妇女组织，如山区的澳柄、东泉、虎井、外坑，城郊的溪南、四亭、西坊，渠桥的青垵、宝胜、桂林，笏石的坝津、店头、岭下，忠门的下塘、外月埔、后关仔、东坑，灵川的蔡厝、榜头、蔡岭，城内的成益、城东、铸益、培德等校和圣路加医院都建立了妇女会，计30多个。

1933年，又在黄石度尾、城郊溪南、渠桥青垵、江口院里等4个地方建立妇女党支部和忠门、埭头两个小组。

同年，十九路军进驻莆田，学生组织学联会，成益学生戴琼花当选为执委。成益进步学生把宣传抗日救国等活动搞得很活跃，